

绿茶与红茶

□马朝虎



每天早上去办公室,或者晚上回到家里,如真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给自己泡一杯茶,呆呆地看着一片片绿色的茶叶在水中舞蹈、舒展、沉静。

大伟喜欢喝茶,而且只爱喝绿茶,搞得如真也喜欢上了喝茶,而且只喝绿茶。

大伟比如真大两岁,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大杂院里。男孩们顽皮,女孩们斯文,两拨人井水不犯河水。小时候,如真和大伟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。如真高二那年,大伟考上了大学。寒假大伟回家,在大杂院的那棵石榴树下打拳,坐在窗口做作业的如真偷眼望去,第一次发现大伟是那么英气逼人。如真的心跳加速了。

大学毕业后,如真进了一家大公司工作,这时大伟已经是本地晚报的知名摄影记者了。有一天,如真在门口碰到大伟,说:“大记者,给我拍一张照片怎样?”大伟一笑,说:“一张怎么够,你这么漂亮,我一辈子也拍不够。”于是,他们恋爱了。

大伟对绿茶情有独钟,爱屋及乌,曾经不喝茶的如真,就这么慢慢地也喜欢上了喝绿茶。

想不到,曾经说过爱她一辈子的男人,在他们准备结婚的前两个月,突然扔下如真跟着另外一个女人去了另外一个城市。

如真仍然每天喝绿茶,养成的习惯,并不能像消逝的感情一样随风而去。

小宋是如真公司里的同事,后来调到了如真所在的部门工作。不久,如真生日到了,同事们纷纷祝贺,送上一些小礼物,有蛋糕,有巧克力,有丝巾,小宋送的是一包红茶:“如真,这包红茶,够你喝一个月,喝完了我再给你捎一包。”如真愣了一下,礼貌地对他表示感谢后收下了。

这以后,每过一个月,非常准时地,小宋会给如真送上一包红茶。小宋是安徽黄山人,在宁波上大学,毕业后留在宁波工作。

等两人渐渐熟悉后,如真叫小宋不要再送她红茶了:“小宋,谢谢你每月都送茶叶给我。可是,我想告诉你的是,别的茶我都不碰,只喝绿茶的。”小宋听后只是笑笑,仍然一如既往地送她红茶。

小宋与如真同龄,那年都28岁了。小宋长得高大英俊,性格又好,业务能力也相当出色,是女孩子喜欢的那种男人。如真

是知道小宋心思的,同事也都看出来了,劝她:“如真,小宋挺不错的,考虑考虑吧。你应该从过去走出来了。”如真未置可否地笑笑。

时间一天天地过去。在公司里,如真和小宋像所有男女同事一样,平平常常地相处,不过分亲热,也没太过生疏。同事们有时会去如真家里搞搞小聚会,毕竟如真还独自一人生活,比较方便。有一次,酒足饭饱后,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天、喝茶。如真喝的还是绿茶,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,而眼神散散乱乱的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小宋偷偷地看她一眼又看她一眼,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公司要在另外一个城市拓展业务,指派业务精干的小宋去打前仗,时间是两个月。临行前,同事们专门订了一桌酒席为小宋送行,如真也去了。结束了从酒店出来,是如真和小宋两个人。在等出租车时,小宋拿出两包东西递到如真手中:“这是两包祁门红茶,够喝两个月。在这两个月里,如果你喜欢上了喝红茶,我今后还给你拿;如果还是不喜欢,今后我就不给你了。”说罢,小宋又递上了一封信,嘱咐如真回家后再拆开看。如真有点奇怪于小宋的话语,以及那晚不同以往的眼神。

回到家已经很晚,如真给自己泡上一杯绿茶,然后拆开小宋写的那封信——

“如真,你的胃不好,不应该喝绿茶的,一次次地想要提醒你,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半年前,你的胃病又犯了,而你却用绿茶来送药,我看了非常担心。我希望你喝喝我老家的红茶,它香气馥郁,回味甘绵,又耐泡,对你身体是有好处的。”

红茶、红茶、红茶……如真嘴里念叨着这两个字,眼睛有点湿润,起身去找被她束之高阁的红茶,一数,竟然有24包。原来她与小宋已“交往”两年了。

这一瞬间,如真突然明白了,这些年来,她一直沉浸在对绿茶的痛苦回忆中不能自拔,却没有明白,绿茶一直在伤害着自己,让伤口得不到修复。

那天晚上,如真第一次给自己泡了一杯红茶,浅浅地喝了一口,一股有别于绿茶的香气,不仅温暖了她的胃,还有她的心。而桌上的那杯绿茶,已经凉了。

光明俱乐部

□赵淑萍

的故事

今天,是光明俱乐部第一次电影试播的日子。阳光像金粉一样泼洒在院子里,连风都带着暖意。

夏主任提前一个小时赶到演播厅。里面,工作人员正低声交流,反复调试着灯光与话筒;两位志愿者坐在角落,手里捧着写满字的解说稿,嘴唇轻轻翕动,像是在跟自己的呼吸较劲。

她们说着纯正的宁波话,口音硬朗,像河滩上的石头,却在讲到电影情节时,不自觉地柔下来,音调里带着微妙的温度。为了今天这场试讲,她们在灯下写了好几个版本的解说稿,还自己做了彩排,就为了一个“准确”与“生动”。

夏主任心里始终忐忑:他邀请了20位盲人朋友来“看”电影,可他们会来吗?只剩下20分钟了,夏主任开始忧虑起来。以前搞活动,大家早早的,有的提前一小时就到场了,喜洋洋的,脸上写满了期待。可是今天,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座位依旧空着。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沉默了,连设备的嗡嗡声都显得格外响。

突然,门外传来“笃、笃、笃——”的声音,像在敲一段节拍。夏主任抬头,是一根白色的盲杖,和拄着它的杨阿姨。

她没有往日的笑容,眉头紧蹙,像藏着一团化不开的冰。

时间到了,夏主任仍抱一丝期望:“再等几分钟吧——”

杨阿姨却摆手:“别等了,我是代表。”

夏主任怔了怔,随即笑道:“好。哪怕今天只有您,我们也要试播,一定要听听您的意见。”

灯光渐暗,音乐响起。讲解员清晰的声音穿过空气——

“清末,朝廷腐败,连年战乱,民不聊生……”

《投名状》的画面,被一帧帧拆成细腻的语言转述。夏主任静静坐在杨阿姨旁边。刚开始,杨阿姨表

情紧绷,可渐渐地,眉间的褶子松开了来,嘴角微微颤动。她侧过头小声说:“说的是长毛造反的时候。李连杰演的,他年轻时演过《少林寺》那个小和尚。”她紧盯着屏幕,又竖起耳朵,在脑海中重新拼合那些画面。

夏主任这才放下心——原来,盲人真的能“看”电影。

他忽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个春天,志愿者带盲人朋友去踏青。那天,杨阿姨也在。她是后天失明,偶尔能感到光影的明暗,不肯让人扶,只愿志愿者陪在旁边。一路上,柳条垂下来,碧玉似的嫩叶在风里招展。夏主任摘下一片柳叶递给她,她低下头,贪婪地嗅着,那一刻阳光照在她的脸上,像为她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。自那以后,她成了百灵志愿服务中心的常客。

电影结束,杨阿姨紧紧握住夏主任的手,泪水从眼角滑到下颌:“我瞎了10年了。那年看电视,把小狗认成小毛驴,被孙女笑话,从此就再看不看了。谢谢你们,让我又看上了电影。”

她顿了顿,压低声音:“我跟你说实话,这次来之前,几个盲人朋友开了个‘小会’,大家气得不轻。说你们是侮辱我们。但我想,百灵志愿服务中心一直带我们去踏青、去触摸春天、去听戏,还是得来看看。”

志愿者走过来问:“大妈,有什么要改进的尽管说。”

杨阿姨笑了,脸上还有泪光:“闺女,你讲得真好,就是语速再慢点。我们后天失明的还能想象颜色,可先天失明的就难。你们说红色时,就说‘热’,白色时就说‘冷’,他们就会更容易感受到。下次,我一定带他们来看电影。”

临别时,夕阳正沉落,透过玻璃的光落在地板上,像一条推开的门缝。那一缕光不大,却足以照亮黑暗里向前的路。

